

辑录陕北窑居精华,保护传统建筑文脉

评裴晓阳新作《陕北古民居》

■李琰君

《陕北古民居》是榆林学院裴晓阳教授撰写的著作,于2022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陕北窑洞庄园建筑艺术研究》的研究成果。此书首次系统梳理了明清时期陕北典型的窑洞庄园和富商大院建筑艺术,是填补学术空缺的一本书。它是著者裴晓阳历时五年,带领学生穿行于黄土沟壑之间,采用田野考察法实地调研、测绘所形成的一手资料成果集,是世界各地人们了解陕北地域文化及窑居建筑精华的必读书籍。

此书由国际艺术家刘若望先生作序。刘若望先生是陕北佳县人氏,以其独特的雕塑艺术风格响彻国内外。他提出了“艺术振兴乡村”的理念,在佳县沿黄旅游带上,由他的团队主导策划并落地“佳县峪口艺术小镇”项目,利用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契机。《陕北古民居》由他来作序,可见晓阳没有打算停留在对古民

居的测绘与记录上,而更多思考的是当下对传统古民居、古村落的保护与传承。纵览此书,充实的内容和简练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它既是一本扎扎实实的学术书籍,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料性,又是一本科普书籍,因为它语言凝练、深入浅出,具有令人愉悦的可读性。全书图文并茂,采用了近一千张高清图片,不仅有航拍照片,还有大量的CAD图和三维模型图,全方位地展示了陕北典型古民居的精华。

《陕北古民居》从探析大宅院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入手,从建筑选址、院落秩序、建筑结构、建筑装饰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深入挖掘了陕北古民居所蕴含的地域建筑文脉,最后还将陕北古民居与京城、晋中的民居作对比,分析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本书第一章对陕北窑洞大宅院的产生、发展和分布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首先解释了“陕北为什么有地主庄园和富商大院这样的典

型古民居?”归根结底,是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以边贸为主的经济活动造成的中原建筑文化传播与当地窑洞文化嫁接后形成的。接着又解释了“典型的古民居分布在哪里?”典型的古民居的分布跟陕北的边贸活动密不可分,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无定河流域及驛马大道沿线上。书末附图《明清时期陕北地主庄园和窑洞大院分布示意图》有力地佐证了以上的论述。第二章对单体建筑、院落结构和营建特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总结出“单层窑洞”“阙院式民居”“明五暗四六厢窑格局”等建筑及布局特点,并提出“砖仿木”“石材代替砖材”的营建特色。第三章“陕北古民居的建筑装饰”是本书的核心章节,采用了大量的篇幅细致地归类解读了各类装饰图案及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第四、第五两个章节,以“黄河流域”和“无定河流域”为主线,详细解读了分布于其周边的二十余个典型古民居案例,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

领略到陕北古民居建筑的营建智慧和文化底蕴。最后的第六章,将陕北古民居置于北方民居大类中,采用了比较法,在与北京四合院、晋商大院的对比中,凸显出了陕北古民居的地域特色。全书框架结构逻辑清楚,解析表述准确生动,充分体现了著者对陕北古民居的研究之深、对陕北文化遗存的钟情以及对陕北这片厚土的爱!

陕北古民居大宅院是普通窑洞民居的升华,它将黄土高原传统的窑洞结构与京城、晋中的四合院模式融为一体,又与沿黄流域、无定河流域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是陕北窑洞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从大宅选址、规划、设计、建造到装饰,处处体现着明清时期窑居艺术的最高水平,是陕北窑居建筑的瑰宝。读《陕北古民居》,不仅能够领略到陕北厚重的历史文化,还对陕北窑居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全面的了解。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老食堂的记忆

■许辉辉

似乎,老食堂的那炉炭火在一架经年累月呜呜作响的鼓风机鼓吹下,一直都在熊熊燃烧。很长一段时间,老食堂门外墙壁上的大瓦数白炽灯作为小镇唯一的街灯,照亮着无数个晚归和早出人们脚下的路途。记不清有多少个冬日的早晨,我一路气喘吁吁地跑过漆黑幽深的街巷,转角处远远望见老食堂的街灯,惶恐不安的心绪立刻得到平复。路过老食堂门口,还要向里面探望一下,其实打馍的师傅已经在蒙着铁皮的案板上狠劲地揉面,一旁熬锅下的木炭在燃烧着,偶尔会发出清脆的噼剥声。

老食堂坐落在小镇中心的丁字路口,一条南北路一端通往蓝田,一端连着渭南。路东一侧是条明渠,发源于镇北面的钟坡底,一泓清泉汩汩涌出,在镇南头的大桥下汇入清峪河。明渠东边是六间白墙青瓦的大窑洞瓦房,南侧三间屋顶矗立着一高一矮两尊用方砖砌成的大烟筒,烟囱顶上立着一根三叉戟型的避雷针,它曾长久地以地标性建筑的方式存在,那也是一直烙在我脑海深处挥之不去的印记。

第一次进入老食堂应该是在我三四岁之际吧,印象总有些模糊,是爷爷背着我去的。一进门,整个营业厅里挤满了人,叫卖声、应答声和里间灶台上笼屉揭开那一瞬间升腾起的水蒸气仿佛能掀翻

整个屋顶。三两名戴着白色高冠帽、穿着蓝色统一制服、胳膊套着白袖筒的营业员来回忙碌地跑动着。爷爷把我放在进门处的墙根儿,一再告诫我不能走动,静静待在原地。自己则挤到一尺见方的售卖窗口处,费力地从蓝布棉袄内侧的口袋里掏出几张粮票,买到两个刚刚出笼的大肉包子。包子烫手,他在两只宽大的手掌中来回倒换,用嘴不停地吹着热腾腾的包子冒出的热气。我接过爷爷递过来的包子,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的汤包强烈地冲击着味蕾,汁水顺着指缝流满了双手。

老食堂一直是集贸市场的中心。每逢农历初四、初七、初十,周边四邻八县赶集做买卖、收购农副产品的、回乡探亲的人都是老食堂主要的消费者。彼时,老食堂门口一侧立有一块刷了棕色油漆的招牌,用粉笔书写:今日供应葱花油饼、扯面、精美凉菜。大多数人来老食堂,基本上都是要上一大碗的扯面,吃个滚饱肚圆,临了还不忘喝上一碗煮面汤水,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离开。当然也有例外,每到岁末年初,在街市上会看到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拎着大包小包,还会跟上三两个妇女,这一定是刚刚订婚不久,在置办婚嫁衣物的青年,采购完毕,会在老食堂的唯一一间雅间里点上一桌丰盛的饭菜慰劳女方亲属,这时老食堂的经理往往会亲自招呼顾客,脸上的笑容像开了的花一样

灿烂。

在上初中的三年时光里,我经常光顾老食堂。每天早读结束要吃早餐,老食堂的一角葱花油饼,门口要一碗香嫩油辣的豆腐脑,那可算得上奢侈搭配,一周能吃两三次会让班上同学羡慕不已。说起葱花油饼,那可算得上是老食堂的招牌美食。将发面擀成一块长条形面饼,上面撒上椒盐、五香粉、芝麻,涂抹一层黄亮的菜籽油,再撒上一层厚厚的葱花,抓起一头卷成圆筒,一手抄起“啪”的一声狠劲摔打在案板上,再用擀面杖从面剂子中心向四周擀开,摊成尺把见方的圆饼,师傅岔开被油脂浸润的油光发亮的五指在面饼上划出规则的圆形凹痕,双手小心翼翼地卷起面饼摊在中间燃着木炭的双层熬锅上。这种烙葱花油饼的熬锅在别的地方并不多见,底层是架木炭的炉膛,上部是深度约有15公分的熬锅,再往上是一套双层铁板的锅盖,下层铁板当熬锅的锅盖,其上架有炭火,炭火上层铁板被菜籽油涂抹得乌黑光亮。刚擀成型的面饼就摊在上层铁板上,待一定火候之后,面饼稍事定型,师傅会推开上部的双层锅盖,露出底层熬锅,一张葱香四溢的葱花油饼从熬锅里即将出炉,师傅一手拿刀熟练地铲起金灿灿油汪汪的油饼,一手用指尖扶住油饼立于锅中,控一控油饼表皮的热油,一抬手用刀面托起油饼

底面,指尖压在油饼上面,一转身迅速将焦酥油亮的油饼置于木墩之上,回身把熬锅面板上略微定型的面饼揭起放入底部锅里,顺着五指划出的圆圈拨动一下,让面饼吸饱热油,再盖上双层锅盖。随后,师傅操起菜刀反手两刀刺下,一张圆饼被均匀地切成四块,早在一旁排队的食客将捏在手心的骨牌大小的号码牌放到师傅面前的铁盒子里,抽取两张淡褐色麻纸衬在油饼外沿,一边怕烫着嘴吸气,一边狠狠地咬下一口,葱花、芝麻、五香粉、菜籽油混合的香气由舌尖冲击到舌根,在口腔里回荡,浸润着全部的味蕾,齿颊清香,回味无穷。喜好吃辣的还可揭开油饼焦黄酥脆的外层,在面饼上抹上一层鲜红的辣酱,上下牙一合,一口下去那叫一个痛快。

自求学工作以后,我几乎再没有光顾过老食堂。随着小镇的扩建发展,南来北往的各色餐馆、饭店如雨后春笋般开门迎客,川湘风味、清真饮食、海鲜排档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更有美食一条街,囊括了地方各色风味小吃,神仙粉、荞面饸饹、软面麻花、卤水豆腐脑琳琅满目,当然葱花油饼仍算得上是招牌主打美食。此时的老食堂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小镇东街清水河畔,他更像一位垂垂老者,步履蹒跚踽踽前行,间或双手握着拐杖驻足回望,落寞而又恬淡地注视着小镇上的云卷云舒。

窗子

■安黎

窗子既是房屋的眼睛,亦是房屋的鼻孔,可瞭望,可呼吸。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屋子没有窗子会怎样?空气不流通,光线无法射入,氧气缺乏,黑暗幽深,人在其中,注定郁闷窒息,不被闷死,也会疯掉。因此,不要低估窗子的作用。窗子,让我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让我们享受到光明,更让我们瞭望到墙外的大千世界。

站在高楼的窗前,俯瞰大地,人不但视野变得辽远,心胸也会变得豁然开朗。道路旁树木蓬蓬、花草簇簇;街道里车水马龙、人声喧嚷;市井的繁华与人间的纷纭,如一幕幕的戏剧,尽收眼底。

在漫长的岁月里,窗子也经历了逐渐演变的过程。最初的窗子,无论是豪门或柴门,材质大体

相同,皆为木条制作,只是在制作工艺上分出了高下。豪门人家把窗子当成艺术品,尽显工匠技艺的巧夺天工,尽呈主家身份的尊贵富裕,于是精雕细刻,并饰以花纹、刻以图案,使其大气而雅致。尤其是皇宫,每一扇窗子都是摆阔的道具,都是那么精巧与豪奢,既弥散着文化的气韵,也流淌着帝王的雄霸。而庶民家的窗子,无论材质还是品相,比之豪门世家,无疑要寒酸很多,木条皆为拼凑之物,大多不雕不刻,最多刷一层油漆。

无论窗格的造型如何,糊窗的东西却无一例外皆为纸,或牛皮纸,或麦秸纸,或白纸,或黄纸。纸也有等级,与主家的社会地位相匹配。就村舍而言,窗纸之于冷落草莽的村姑,仿佛是一片可以大显身手

的试验田。她们手执一把小剪刀,把一片片彩纸剪成各具形态的窗花,并将其一一贴在窗纸上,从而使一扇扇的窗子仿佛栩栩如生的动植物展板。剪纸的图案,是对寓意吉祥的动植物形态的模仿:牡丹妖艳,芍药含羞,牛羊撒欢,公鸡引吭高歌。

在玻璃尚未诞生之前,窗子一旦合上,就无法向外望。要看向外面,唯有打开窗子。当然,也有一些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人,或用舌头舔湿一片纸,或用指头戳出一个小洞,以向外偷窥。

每一座屋子,都仿佛一个密室,总是被高耸的墙壁和关闭的门窗遮挡得严丝合缝,外人难以知道屋内的翔实情况。但人就是这样。越是不让他看,他那颗心越是发痒,总是想看个明白。如此这

般之下,一种另辟蹊径的行为就大为盛行,那就是“听窗”——古代婆媳之间一旦彼此间心有猜忌,便会蹑手蹑脚地贴近对方的窗下猫下身子、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屋子里的响动和对话,好知道对方是否在说自己的坏话。

对他人的缺点品头论足,对他人的不幸津津乐道,以此作为抬升自己的撬杠和粉饰自己的胭脂,无论何时何地,皆为人性的污点,而不是光斑。

窗子既是屋子的瞳孔,也是察看人间的瞭望台,既能看得见世界,也能看得见世态。